宋史/卷488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←

卷四百八十七

宋史
卷四百八十八　列傳卷第二百四十七　外國四

卷四百八十九

交趾 大理

参阅维基百科中的：大越、大理国

閱文言維基大典文：大理國

交趾

交阯，本漢初南越之地，漢武平南越，分其地為儋耳、珠崖、南海、蒼梧、鬱林、合浦、交阯、九真、日南，凡九郡，置交阯刺史以領之。後漢置交州，晉、宋、齊、梁、陳因之，又為交阯郡。隋平陳，廢郡置州；煬帝初，廢州置郡。唐武德中，改交州總管府；至德中，改安南都護府。梁貞明中，土豪曲承美專有其地，送款於末帝，因授承美節鉞。時劉陟[1]擅命嶺表，遣將李知順伐承美，執之，乃并有其地。後有楊廷藝、[2]紹洪皆受廣南署，繼為交阯節度使。紹洪卒，州將吳昌岌遂居其位。昌岌死，其弟昌文襲。

乾德初，昌文死，其參謀吳處玭、峯州刺史矯知護、武寧州刺史楊暉、牙將杜景碩等爭立，管內一十二州大亂。部民嘯聚，起為寇盜，攻交州。先是，楊廷藝以牙將丁公著攝驩州刺史兼禦蕃都督，部領即其子也。公著死，部領繼之。至是，部領與其子璉率兵擊

敗處玤等，賊黨潰散，境內安堵，交民德之，乃推部領為交州帥，號曰大勝王，[3]署其子璉為節度使。凡三年，遜璉位。璉立七年，聞嶺表平，遂遣使貢方物，上表內附。制以權交州節度使丁璉以檢校太師充靜海軍節度使、安南都護。又詔以進奉使鄭琇、王紹祚並為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。開寶八年，[4]遣使貢犀、象、香藥。朝廷議崇寵部領，降制曰：「率土來王，方推以恩信；舉宗奉國，宜洽於封崇。眷拱極之外臣，舉顯親之茂典。爾部領世為右族，克保遐方；夙慕華風，不忘內附。屬九州混一，五嶺廓清，靡限溟濤，樂輸琛贄。嘉乃令子，稱吾列藩。特被鴻私，以旌義訓。介爾眉壽，服茲寵章。可授開府儀同三司、檢校太師，封交阯郡王。」

太宗即位，璉又遣使以方物來賀。部領及璉既死，璉弟璿尚幼，嗣立，稱節度行軍司馬權領軍府事。大將黎桓擅權樹黨，漸不可制，劫遷璿於別第，[5]舉族禁錮之，代總其眾。太宗聞之，怒，乃議舉兵。太平興國五年秋，詔以蘭州團練使孫全興、八作使張璿、左監門衞將軍崔亮為陸路兵馬部署，自邕州路入；寧州刺史劉澄、軍器庫副使賈湜、供奉官閤門祗候王僎為水路兵馬部署，自廣州路入。是冬，黎桓遣牙校江巨湟齎方物來貢，仍為丁璿上表曰：「臣族本蠻酋，辟處海裔，修職貢於宰旅，假節制於方隅。臣之父兄，代承閫寄，謹保封略，罔敢怠遑。爰暨淪亡，將墜堂構，將吏耆耋，乃屬於臣，俾權軍旅之事，用安夷落之眾。土俗獷悍，懇請愈堅，拒而弗從，慮其生變。臣已攝節度行軍司馬權領軍府事，願賜真秩，令備列藩。干冒宸扆，伏增震越。」上察其欲緩王師，寢而不報。王師進討，破賊萬餘眾，斬首二千餘級。六年春，又破賊于白藤江口，斬首千餘級，獲戰艦二百艘，甲冑萬計。轉運使侯仁寶率前軍先進，全興等頓兵花步七十日以候澄，仁寶累促之，不進。及澄至，并軍由水路至多羅村，不遇賊，復擅迴花步。桓詐降以誘仁寶，遂為所害。轉運使許仲宣馳奏其事，遂班師。上遣使就劾澄、湜、僎，澄尋病死，戮湜等邕州市。全興至闕，亦下吏誅，餘抵罪有差。仁寶贈工部侍郎。

七年春，桓懼朝廷終行討滅，復以丁璿為名，遣使貢方物，上表謝罪。八年，桓自稱權交州三使留後，遣使貢方物，并以璿表來上，帝賜桓詔曰：「丁氏傳襲三世，保據一方，卿既受其倚毗，為之心膂，克徇邦人之請，無負丁氏之心。朕且欲令璿為統帥之名，卿居副貳之任，剸裁制置，悉繫於卿。俟丁璿既冠，有所成立，卿之輔翼，令德彌光，崇獎忠勳，朕亦何吝！若丁璿將材無取，童心如故，然其奕世紹襲，載綿星紀，一旦捨去節鉞，降同士伍，理既非便，居亦靡安。詔到，卿宜遣丁璿母子及其親屬盡室來歸。俟其入朝，便當揆日降制，授卿節旄。凡茲兩途，卿宜審處其一。丁璿到京，必加優禮。今遣供奉官張宗權齎詔諭旨，當悉朕懷。」亦賜璿詔書如旨。時黎桓已專據其土，不聽命。是歲五月上言，占城國水陸象馬數萬來寇，率所部兵擊走之，俘斬千計。

雍熙二年，遣牙校張紹馮、阮伯簪等貢方物，繼上表求正領節鎮。三年秋，又遣使貢方物。儋州言，占城國人蒲羅遏率其族百餘眾內附，言為交州所逼故也。是歲十月，制曰：「王者懋建皇極，寵綏列藩。設邸京師，所以盛會同之禮；胙土方面，所以表節制之雄。矧茲跕鳶之隅，克修設羽之貢，式當易帥，爰利建侯，不忘請命之恭，用舉醻勞之典。權知交州三使留後黎桓，兼資義勇，特稟忠純，能得邦人之心，彌謹藩臣之禮。往者，丁璿方在童幼，昧於撫綏。桓乃肺腑之親，專掌軍旅之事，號令自出，威愛并行。璿盡解三使之權，以狥眾人之欲。遠輸誠款，求領節旄。士燮彊明，化越俗而咸乂；尉佗恭順，稟漢詔以無違。宜正元戎之稱，以列通侯之貴，控撫夷落，對揚天休。可檢校太保、使持節、都督交州諸軍事、安南都護，充靜海軍節度、交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，封京兆郡侯，食邑三千戶，仍賜號推誠順化功臣。」遣左補闕李若拙、國子博士李覺為使以賜之。

端拱元年，加桓檢校太尉，進邑千戶，實封五百戶。遣戶部郎中魏庠、虞部員外郎直史館李度往使焉。淳化元年夏，加桓特進，邑千戶，實封四百戶。遣左正言直史館宋鎬、右正言直史館王世則又使焉。明年六月，歸闕，上令條列山川形勢及黎桓事迹以聞。鎬等具奏曰：

去歲秋末抵交州境，桓遣牙內都指揮使丁承正等以船九艘、卒三百人至太平軍來迎，由海口入大海，冒涉風濤，頗歷危險。經半月至白藤，徑入海汊，乘潮而行。凡宿泊之所皆有茅舍三間，營葺尚新，目為館驛。至長州漸近本國，桓張皇虛誕，務為誇詫，盡出舟師戰櫂，謂之耀軍。[6]

自是宵征抵海岸，至交州僅十五里，有茅亭五間，題曰茅徑驛。至城一百里，驅部民畜產，妄稱官牛，數不滿千，揚言十萬。又廣率其民混於軍旅，衣以雜色之衣，[7]乘船鼓譟。近城之山虛張白旗，以為陳兵之象。俄而擁從桓至，展郊迎之禮，桓斂馬側身，問皇帝起居畢，按轡偕行，時以檳榔相遺，馬上食之，此風俗待賓之厚意也。城中無居民，止有茅竹屋數十百區，以為軍營。而府署湫隘，題其門曰明德門。

桓質陋而目眇，自言近歲與蠻寇接戰，墜馬傷足，受詔不拜。信宿之後，乃張筵飲宴。又出臨海汊，以為娛賓之遊。桓跣足持竿，入水標魚，每中一魚，左右皆叫譟歡躍。凡有宴會，預坐之人悉令解帶，冠以帽子。桓多衣花繡及紅色之衣，帽以真珠為飾，或自歌勸酒，莫能曉其詞。嘗令數十人扛大蛇長數丈，饋於使館，且曰：「若能食此，當治

之為饌以獻焉。」又羈送二虎，以備縱觀。皆却之不受。士卒殆三千人，悉黥其額曰「天子軍」。糧以禾穗日給，[8]令自舂為食。兵器止有弓弩、木牌、梭槍、竹槍，弱不可用。

桓輕佻殘忍，昵比小人，腹心閹豎五七輩錯立其側。好狎飲，以手令為樂。凡官屬善其事者，擢居親近左右，有小過亦殺之，或鞭其背一百至二百。賓佐小不如意，亦捶之三十至五十，黜為閽吏；怒息，乃召復其位。有木塔，其制樸陋，桓一日請同登遊覽。地無寒氣，十一月猶衣夾衣揮扇云。

四年，進封桓交阯郡王。五年，遣牙校費崇德等來修職貢。然桓性本凶狠，負阻山海，屢為寇害，漸失藩臣禮。至道元年春，廣南西路轉運使張觀、欽州如洪鎮兵馬監押衞昭美皆上言，有交州戰船百餘艘寇如洪鎮，略居民，劫廩實而去。其夏，桓所管蘇茂州，又以鄉兵五千寇邕州所管綠州，[9]都巡檢楊文傑擊走之。太宗志在撫寧荒服，不欲問罪。觀又言，風聞黎桓為丁氏斥逐，擁餘眾山海間，失其所據，故以寇鈔自給，今則桓已死。觀仍上表稱賀。詔太常丞陳士隆、高品武元吉奉使嶺南，因偵其事。士隆等復命，所言與觀同。其實桓尚存，而傳聞者之誤，觀等不能審覈。未幾，有大賈自交阯回，具言桓為帥如故。詔劾觀等，會觀病卒，昭美、士隆、元吉抵罪。

先是，欽州如洪、咄步、如昔等三鎮皆瀕海，交州潮陽民卜文勇等殺人，并家亡命至如昔鎮，鎮將黃令德等匿之。桓令潮陽鎮將黃成雅移牒來捕，令德固不遣，因茲海賊連年剽掠。二年，以工部員外郎、直史館陳堯叟為轉運使，因賜桓詔書。堯叟始至，遣攝雷州海康縣尉李建中齎詔勞問桓。堯叟又至如昔，詰得匿文勇之由，盡擒其男女老少一百三十口，召潮陽鎮吏付之，且戒勿加酷法。成雅得其人，以狀謝堯叟，桓遂上章感恩，并捕海賊二十五人送于堯叟，且言已約勒谿洞首領，不得騷動。七月，太宗遣主客郎中、直昭文館李若拙齎詔書，充國信使，以美玉帶往賜桓。若拙既至，桓出郊迎，然其詞氣尚悖慢，謂若拙曰：「向者劫如洪鎮乃外境蠻賊也，皇帝知此非交州兵否？若使交州果叛命，則當首攻番禺，次擊閩、越，豈止如洪鎮而已！」若拙從容謂桓曰：「上初聞寇如洪鎮，雖未知其所自，然以足下拔自交州牙校，授之節制，固當盡忠以報，豈有他慮！及見執送海賊，事果明白。然而大臣僉議，以為朝廷比建節帥，以寧海表，今既蠻賊為寇害，乃是交州力不能獨制矣，請發勁卒數萬，會交兵以剪滅之，使交、廣無後患。上曰：『未可輕舉，慮交州不測朝旨，或致驚駭，不若且委黎桓討擊之，亦當漸至清謐。』今則不復會兵也。」桓愕然避席，曰：「海賊犯邊，守臣之罪也。聖君容貸，恩過父母，未加誅責。自今謹守職約，保永清於漲海。」因北望頓首謝。

真宗即位，進封桓南平王兼侍中。桓前遣都知兵馬使阮紹恭、副使趙懷德以金銀七寶裝交椅一、銀盆十、犀角象牙五十枚、絹紬布萬疋來貢。詔陳于萬歲殿太宗神御，許紹恭等拜奠。及迴，賜桓帶甲馬，詔書慰獎。咸平四年，又遣行軍司馬黎紹、副使[10]何慶常，以馴犀一、象二、象[犭+朋]二、七寶裝金瓶一來貢。其年欽州言，交州効誠場民及頭首八州使黃慶集等數百人來投，有詔慰撫，遣還本道。廣南西路言，黎桓迎受官告使黃成雅附奏，自今國朝加恩，願遣使至本道，以寵海裔。先是，使至交州，桓即以供奉為辭，因緣賦斂。上聞之，止令疆吏召授命，不復專使。景德元年，又遣其子攝驩州刺史明提來貢，懇求加恩使至本道慰撫遐裔，許之，仍以明提為驩州刺史。二年上元節，賜明提錢，令與占城、大食使觀燈宴飲，因遣工部員外郎邵曄充國信使。

三年，桓卒，立中子龍鉞。龍鉞兄龍全劫庫財而遁，其弟龍廷殺龍鉞自立。龍廷兄明護率扶闌砦兵[11]攻戰。明提以國亂不能還，特詔廣州優加資給。知廣州凌策等言：「桓諸子爭立，眾心離叛，頭首黃慶集、黃秀蠻等千餘人以不從驅率，戮及親族，來投廉州，請發本道二千人平之，慶集等願為前鋒。」上以桓素忠順，屢修職貢，今幸亂而伐喪，不可。就改國信使邵曄為緣海安撫使，令曉譬之。慶集等仍計口賜田粮。曄乃貽書交州，諭以朝廷威德，如其自相魚肉，久無定位，偏師問罪，則黎氏盡滅矣。明護懼，即奉龍廷主軍事。龍廷自稱節度、開明王，[12]遂欲修貢。曄以聞，上曰：「遐荒異俗，不曉事體，何足怪也？」令削去偽官。曄又言，頭首黃慶集先避亂歸化，其種族尚多，若復遣還，慮遭屠戮。詔以慶集隸三班，釐務于郴州，遂許入貢。

四年，龍廷稱權安南靜海軍留後，遣弟峯州刺史明昶、副使安南掌書記殿中丞黃成雅等來貢。會含光殿大宴，上以成雅坐遠，欲稍升位著，訪於宰相王旦，旦曰：「昔子產朝周，周王饗以上卿之禮，子產固辭，受下卿之禮而還。國家惠綏遠方，優待客使，固無嫌也。」乃升成雅于尚書省五品之次。詔拜龍廷特進、檢校太尉，充靜海軍節度觀察處置等使、安南都護，兼御史大夫、上柱國，仍封交阯郡王，食邑三千戶，食實封一千戶；賜推誠順化功臣；仍賜名至忠，給以旌節。又追贈桓中書令、南越王。進奉使黎明昶等並進秩。大中祥符元年，天書降，加翊戴功臣，食邑七百戶，實封三百戶。東封畢，加至忠同平章事，食邑一千戶，食實封四百戶。二年，廣南西路言，欽州蠻人[13]劫海口蜑戶，如洪砦主李文著以輕兵襲逐，中流矢死。詔督安南捕賊。明年，執狄獠十三人以獻。至忠又遣推官阮守疆以犀角、象齒、金銀、紋縐等來貢，并獻馴犀一。上以犀違土性，不可豢畜，卻不納。又以逆至忠意，使者既去，乃令縱之海濱。三年，遣使來朝，表求甲冑具裝，詔從其請。又求互市于邕州，本道轉運使以聞，上曰：「瀕海之民，數

患交州侵寇，仍前止許廉州及如洪峝互市，蓋為邊隅控扼之所。今或直趨內地，事頗非便。」詔令本道以舊制諭之。

至忠纔年二十六，苛虐不法，國人不附。大校李公蘊尤為至忠親任，嘗令以黎為姓。其年，遂圖至忠，逐之，殺明提、明昶等，自稱留後，遣使貢奉。上曰：「黎桓不義而得，公蘊尤而効之，甚可惡也。」然以其蠻俗不足責，遂用桓故事，制授特進、檢校太傅，充靜海軍節度觀察處置等使、安南都護，兼御史大夫、上柱國，封交阯郡王，食邑三千戶，實封一千戶，賜推誠順化功臣。公蘊又表求太宗御書，詔賜百軸。四年，祀汾陰后土，公蘊遣節度判官梁任文、觀察巡官黎再嚴以方物來貢，禮成，加公蘊同平章事，食邑一千戶，實封四百戶，任文等並優進秩。五年夏，以進奉使李仁美為誠州刺史、陶慶文為太常丞，其從隸有道病死者，所賜附還其家。是冬，聖祖降，加公蘊開府儀同三司，食邑七百戶，實封三百戶，賜翊戴功臣。七年春，又加保節守正功臣，食邑一千戶，實封四百戶。詔交阯諸國使入貢者，所在館餼供億，務令豐備。其年，遣知唐州刺史陶碩等來貢。詔以碩為順州刺史，充安南靜海軍行軍司馬；副使吳懷嗣[14]為澄州刺史，充節度副使。先是，交州狄獠張婆看避罪來奔，知欽州穆重穎召之，至中路復拒焉，都巡檢臧嗣遂令如洪峝犒以牛酒。交州偵知其事，因捕狄獠，故鈔如洪峝，掠人畜甚眾。詔轉運司督公蘊追索，仍令疆吏自今不得誘召蠻獠致生事。公蘊或間歲或仍歲以方物入貢。天禧元年，進封公蘊南平王，加食邑一千戶，實封四百戶。三年，加檢校太尉，食邑一千戶，實封四百戶。每加恩皆遣使將命至其境上，仍賜器幣、襲衣、金帶、鞍馬焉。仁宗即位，加公蘊檢校太師。遣長州刺史李寬泰、都護副使阮守疆來貢。天聖六年，遣驩州刺史李公顯來貢，除欽州刺史。既而令其子弟及其婿申承貴率眾內寇，詔廣南西路轉運司發溪峒丁壯討捕之。未幾，卒，年四十四。

其子德政自稱權知留後事，來告哀。贈公蘊為侍中、南越王，命本路轉運使王惟正為祭奠使，又為賜官告使。除德政檢校太尉、靜海軍節度使、安南都護、交阯郡王。天聖九年，遣知峯州刺史李偓佺、知愛州刺史帥日新等來謝，以偓佺為驩州刺史、日新為珍州刺史。明道元年，恭謝，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。景祐中，郡人陳公永等六百餘人內附，德政遣兵千餘境上捕逐之。詔遣還，仍戒德政毋得輒誅殺。尋遣靜海軍節度判官陳應機、掌書記王惟慶來貢，以應機為太子中允、惟慶為大理寺丞，德政加檢校太師。三年，其甲峒及諒州、門州、蘇茂州、廣源州、大發峒、丹波縣蠻寇邕州之思陵州、西平州、石西州及諸峒，略居人馬牛，焚室廬而去。下詔責問之，且令捕酋首正其罪以聞。寶元元年，進封南平王。康定元年，遣知峯州刺史帥用和、節度副使杜猶興等來貢。慶曆三年，又遣節度副使杜慶安、三班奉職梁材來，以慶安為順州刺史、材為太子左監門率府率。

六年，又遣兵部員外郎蘇仁祚、東頭供奉官陶惟[巾+雇]來，以仁祚為工部郎中、惟[巾+雇]為內殿崇班。明年，又遣祕書丞杜文府、左侍禁文昌來，以文府為屯田員外郎、昌為內殿崇班。

初，德政發兵取占城，朝廷疑其內畜姦謀，乃訪自唐以來所通道路凡十六處，令轉運使杜杞度其要害而戍守之，然其後亦未嘗寇邊。前後累貢馴象。皇祐二年，邕州誘其蘇茂州韋紹嗣、紹欽等三千餘人入居省地，德政表求所誘。詔盡還之，仍令德政約束邊戶，毋相侵犯。其後，廣源州蠻儂智高反，德政率兵二萬由水路欲入助王師，朝廷優其賜而卻其兵。至和二年，卒。

其子日尊遣人告哀，命廣南西路轉運使、尚書屯田員外郎蘇安世為弔贈使，贈德政為侍中、南越王，賻賚甚厚。尋除日尊特進、檢校太尉、靜海軍節度使、安南都護，封交阯郡王。嘉祐三年，貢異獸二。四年，寇欽州思稟管。五年，與甲峒賊寇邕州，詔知桂州蕭固發部兵與轉運使宋咸、提點刑獄李師中同議掩擊；又詔安撫使余靖等發兵捕討。靖遣諜誘占城同廣南西路兵甲趨交阯，日尊惶怖，上表待罪。詔未得舉兵，聽日尊貢奉至京師。八年，遣文思使梅景先、副使大理評事李繼先貢馴象九。四月戊寅，[15]以大行皇帝詔及遺留物賜日尊，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。是日，交阯使辭，命內侍省押班李繼和喻以申紹泰入寇，本路屢乞討伐，而朝廷以紹泰一夫肆狂，又本道已遣使謝罪，故未欲興兵。治平初，知桂州陸詵言，交州來求儂宗旦男日新及欲取溫悶洞等地，帝問交阯於何年割據，輔臣對曰：「自唐至德中改安南都護府，梁貞明中，土豪曲承美專有此地。」韓琦曰：「向以黎桓叛命，太宗遣將討伐，不服，後遣使招誘，始效順。交州山路嶮僻，多潦霧瘴毒之氣，雖得其地，恐不能守也。」神宗即位，進封日尊南平王。熙寧元年，加開府儀同三司。二年，表言：「占城國久闕貢，臣親帥兵討之，虜其王。」詔以其使郭士安為六宅副使、陶宗元為內殿崇班。日尊自帝其國，僭稱法天應運崇仁至道慶成龍祥英武睿文尊德聖神皇帝，尊公蘊為太祖神武皇帝，國號大越，改元寶象，又改神武。

五年三月，日尊卒。命廣西轉運使康衢為弔贈使。予所奪州縣。[16]詔報之曰：「卿撫有南交，世受王爵，而乃背德奸命，竊暴邊城。棄祖考忠順之圖，煩朝廷討伐之舉。師行深入，勢蹙始歸。迹其罪尤，在所絀削。今遣使修貢，上章致恭，詳觀詞情，灼見悛悔。朕撫綏萬國，不異邇遐。但以邕、欽之民，遷劫炎陬，久失鄉井，俟盡送還省界，即以廣源等賜交州。」乾德[17]初約歸三州官吏千人，久之，才送民二百二十一口，男子年十五以上皆刺額曰「天子兵」，二十以上曰「投南朝」，婦人刺左手曰「官客」，以舟載之而泥其戶牖，中設燈燭，日行一二十里則止，而偽作更鼓以報，凡數月乃至，

蓋以紿示海道之遠也。順州落南深，置戍鎮守，被罹瘴霧多病沒，陶弼亦終於官。朝廷知其無用，乃悉以四州一縣還之。然廣源舊隸邕管羈縻，本非交阯所有也。

元豐五年，獻馴象二、犀角象齒百。六年，以追捕儂智會為辭，犯歸化州。又遣其臣黎文盛來廣西辨理順安、歸化境界，經略使熊本遣左江巡檢成卓與議，文盛稱陪臣，不敢爭執。詔以文盛能遵乾德恭順之意，賜之袍帶及絹五百匹。仍以八隘之外保樂六縣、宿桑二峒予乾德。哲宗立，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。元祐中，又數上表求勿惡、勿陽峒地，詔不許。二年，遣使入貢，進封南平王。徽宗時，累加開府儀同三司、檢校太師。大觀初，貢使至京乞市書籍，有司言法不許，詔嘉其慕義，除禁書、卜筮、陰陽、曆算、術數、兵書、敕令、時務、邊機、地理外，餘書許買。政和末，又詔以交人自熙寧以來，全不生事，特寬和市之禁。宣和元年，加乾德守司空。建炎元年，詔廣西經略安撫司禁邊民毋受安南逋逃，從其主乾德之請也。四年，安南入貢，詔卻其方物之華靡者，賜敕書，厚其報以懷柔之。

紹興二年，乾德卒。贈侍中，追封南越王。子陽煥嗣，授靜海軍節度使、特進、檢校太尉，封交阯郡王，賜推誠順化功臣。八年，陽煥卒，以轉運副使朱芾充弔祭使，贈陽煥開府儀同三司，追封南平王。子天祚嗣，授官如其父初封之制。九年，詔廣西帥司毋受趙智之入貢。初，乾德有側室子奔大理，變姓名為趙智之，自稱平王。[18]聞陽煥死，大理遣歸，與天祚爭立，求入貢，欲假兵納之，帝不許。十七年，詔文思院製鞍轡以賜天祚。二十一年，累加天祚崇義懷忠保信鄉德安遠承和功臣。二十五年，詔館安南使者於懷遠驛，賜宴，以彰異數。進封天祚南平王，賜襲衣、金帶、鞍馬。二十六年，命右司郎中汪應辰宴安南使者於玉津園。八月，天祚遣李國等以金珠、沉水香、翠羽、良馬、馴象來貢。詔加天祚檢校太師，增食邑。隆興二年，天祚遣尹子思、鄧碩儼等貢金銀、象齒、香物。乾道六年，累加天祚歸仁協恭繼美遵度履正彰善功臣。帝自即位，屢却安南貢使。九年，天祚復遣尹子思、李邦正求入貢，帝嘉其誠，許之，詔館於懷遠驛。廣南西路經略安撫使范成大言：「本司經略諸蠻，安南在撫綏之內，其陪臣豈得與中國王官亢禮？政和間，貢使入境，皆庭參，不復報謁。宜遵舊制，於禮為得。」朝廷從其請。淳熙元年二月，進封天祚安南國王，加號守謙功臣。二年，賜安南國印。三年，賜安南國曆日。天祚卒。

明年，子龍　　嗣位，授靜海軍節度使觀察處置等使、特進、檢校太尉兼御史大夫、上柱國，特封安南國王，加食邑；仍賜推誠順化功臣，制曰：「即樂國以肇封，既從世襲；極真王而錫命，何待次升？」示殊禮也。五年，貢方物，上表稱謝。九年，詔卻安南所

貢象，以其無用而煩民，他物亦止受什一。十六年，累加龍　　守義奉國履常懷德功臣。光宗即位，奉表入貢稱賀。寧宗朝，賜衣帶、器幣，累加謹度思忠濟美勤禮保節歸仁崇謙協恭功臣及食邑焉。

嘉定五年，龍　　卒。詔以廣西運判陳孔碩充弔祭使，特贈侍中。依前安南國王制，以其子昊昆襲封其爵位，給賜如龍　　始封之制，仍賜推誠順化功臣。其後謝表不至，遂輟加恩。

昊昆卒，無子，以女昭聖主國事，遂為其婿陳日煚所有。李氏有國，自公蘊至昊昆，凡八傳，二百二十餘年而國亡。淳祐二年，詔安南國王陳日煚，元賜効忠順化保節功臣增「守義」二字。寶祐六年，詔安南情狀叵測，申飭邊備。景定二年，貢象二。三年，表乞世襲。詔日煚授檢校太師、安南國大王，加食邑；男威晃，授靜海軍節度使、觀察處置使、檢校太尉兼御史大夫、上柱國、安南國王、効忠順化功臣，賜金帶、器幣、鞍馬。咸淳五年，詔安南國王父日煚、國王威晃加食邑。八年，明堂禮成，日煚、威晃各加食邑，賜鞍馬等物。

大理

大理國，即唐南詔也。熙寧九年，遣使貢金裝碧玕山、氈罽、刀劍、犀皮甲鞍轡。自後不常來，亦不領於鴻臚。

政和五年，廣州觀察使黃璘奏，南詔大理國慕義懷徠，願為臣妾，欲聽其入貢。詔璘置局於賓州，凡有奏請，皆俟進止。六年，遣進奉使天駟爽彥賁李紫琮、副使坦綽李伯祥來，詔璘與廣東轉運副使徐惕偕詣闕，其所經行，令監司一人主之。道出荊湖南，當由邵州新化縣至鼎州，而璘家潭之湘鄉，轉運判官喬方欲媚璘，乃排比由邵至潭，由潭至鼎一路，御史劾其當農事之際，而觀望勞民，詔罷方。紫琮等過鼎，聞學校文物之盛，請於押伴，求詣學瞻拜宣聖像，邵守張察許之，遂往，遍謁見諸生。又乞觀御書閣，舉笏扣首。

七年二月，至京師，貢馬三百八十匹及麝香、牛黃、細氈、碧玕山諸物。制以其王段和譽為金紫光祿大夫、檢校司空、雲南節度使、上柱國、大理國王。朝廷以為璘功，并其子暉、昨皆遷官，少子　　為閤門宣贊舍人。已而知桂州周穜劾璘詐冒，璘得罪。自是大理復不通於中國，間一至黎州互市。

紹興三年十月，廣西奏，大理國求入貢及售馬，詔卻之，不欲以虛名勞民也。朱勝非奏曰：「昔年大理入貢，言者深指其妄，黃璘由是獲罪。」帝曰：「遐方異域，何由得實，但雠當其馬價，則馬方至，用益騎兵，不為無補也。」六年七月，廣西經略安撫司奏，大理復遣使奉表貢象、馬，詔經略司護送行在，優禮答之。九月，翰林學士朱震上言，乞諭廣西帥臣，凡市馬當擇謹厚者任之，毋遣好功喜事之人，以啟邊釁。異時南北路通，則漸減廣西市馬之數，庶幾消患於未然。詔從之。

淳熙二年十一月，知靜江府張栻申嚴保伍之禁，又以邕管戍兵不能千人，左、右江峒丁十餘萬，每恃以為藩蔽，其邕州提舉、巡檢官宜精其選，以撫峒丁。欲制大理，當自邕管始云。

校勘記

↑ 劉陟　原作「劉隱」。按劉隱是時已死，據宋會要蕃夷四之二０、通考卷三三０四裔考改。

↑ 楊廷藝　「廷」原作「延」，據宋會要蕃夷四之二０、通考卷三三０四裔考改。下同。

↑ 大勝王　長編卷四作「萬勝王」。

↑ 開寶八年　「開寶」二字原脫，據宋會要蕃夷四之二０、長編卷一六補。

↑ 劫遷璿於別第　「劫」原作「却」，據長編卷二一、通考卷三三０四裔考改。

↑ 謂之耀軍　「耀」字原脫，據長編卷三一、通考卷三三０四裔考補。

↑ 衣以雜色之衣　上「衣」字原脫，據長編卷三一、通考卷三三０四裔考補。

↑ 日給　長編卷三一作「月給」。

↑ 又以鄉兵五千寇邕州所管綠州　「綠州」原作「緣山」，據武經總要前集卷二０、越南黎崩安南志略卷一一改。

↑ 副使　原作「使副」，其上并衍「留」字，據宋會要蕃夷四之二六刪改。

↑ 扶闌砦兵　「兵」字原脫，據長編卷六〇補。

↑ 龍廷自稱節度開明王　宋會要蕃夷四之二七作「自稱靜海軍節度觀察處置等使、檢校太尉、開明王」。

↑ 欽州蠻人　「欽州」二字原脫，據宋會要蕃夷四之二八、長編卷七一補。

↑ 吳懷嗣　「嗣」原作「副」，據宋會要蕃夷四之三〇改。

↑ 四月戊寅　「四」上原衍「年」字，據宋會要蕃夷四之三四刪。

↑ 予所奪州縣　據宋會要蕃夷四之三六至三七、長編卷二八〇、通考卷三三〇四裔考等書，日尊卒後，子乾德嗣，曾對宋戰爭。「予所奪州縣」係乾德戰敗求和，請宋歸還所占交趾州縣，事在熙寧十年。此句上有脫文。

↑ 乾德　「德」原作「順」，據長編卷三四九、通考卷三三〇四裔考改。

↑ 平王　通考卷三三〇四裔考作「南平王」。